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五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衔萱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史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

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

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

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

頗高卒子句畢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夢句畢作畢軫是

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畢卒子

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

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

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

伯至壽夢十九世

壽夢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吳越春秋

壽夢二年當魯成七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適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楚莊王怒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從斯結仇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壽夢與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狐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十六年楚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以上俱吳越春秋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同母昆弟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小而賢三兄皆愛

之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于札臣請耕于野王曰昔周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且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左襄十二年）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新序作遏說苑作謁史記合說苑吳越春秋）

諸樊

世本諸樊作吳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曰昔前王未薨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于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札賢欲廢長立少重發于口雖然我心已許之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于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立季歷二伯來入

荆蠻遂成爲國前人誦之不絶于口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吴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乃爲約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季子季子賢吴則可以興皆曰諾乃兄弟相繼諸樊驕恣輕慢鬼神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合史記吴越春秋

秋吳伐楚楚敗我師

四年晉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馬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史吳世家　按越絕書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

餘祭

餘祭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史在餘祭之十

年慶封數為吳伺察故晉楚伐之吳王餘祭怒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乃伐吳至乾谿吳擊之楚師敗走以上吳越春秋

吳王餘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来犇吳吳予慶封以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史吳世家

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頀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其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
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居
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史吳世家

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史吳世家

韓非子

荊王楚靈王時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荊之師吳餘祭十一年事左傳昭公五年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使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荊人曰今荊將以女釁鼓其何吉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

下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殆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益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使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且於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說苑　秦與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與言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笑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

為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復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者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如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而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而絶人之好啟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為執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按此即前事之紨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史吳世家

餘昧

四年王餘昧卒當魯昭十五年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羊傳以僚為壽夢庶長子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次當傳之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則光真適嗣當立故陰納謀臣賢士欲

以襲王僚（史吳世家）

餘昧立四年卒（餘昧說苑作夷昧）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吳越春秋）

說苑（至公篇新序略同）

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史以僚為夷昧子）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過之子王子光不悅曰以吾父之意則

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嫡也當代爲君僚何爲者

王僚

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捹復得王舟而還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爲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公子光客之以上吳越春秋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吴世家

新序卷七季札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觀劔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已心許之矣致使於晉及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脱劔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吴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劔不言而其色欲

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吾心也愛劒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地志　山東東阿張秋城南相傳季札吊徐君處以括地志考之在泗洲徐城者為是然墓旁挂劒草亦奇跡也草形似劒可療心疾

地志常州府季札墓在江陰申浦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越絶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

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下

吴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髙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謂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韓詩卷十

髙士傳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

曰何子自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

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悦伍子胥以為有吴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呂覽首時

伍胥未至吴而疾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吴

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吴王久之　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吴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吴王曰彼伍子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

殺王而自立未可説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史伍子胥傳

越絶書　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于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于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

無罪而平王殺之并及其子尚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吴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死不赦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衆吴王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于是止

越絶書紀策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賢之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得無衰

極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昌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有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諛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黄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歳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

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為隣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絶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于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隣願王定之毋洩臣言吳越春秋　子胥之吳乃被髪佯狂跣足塗面行乞于市市人觀之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伍胥勇而且智

彼必復父之仇來入于吳陰欲養之市吏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有勇壯之氣稍道其仇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報仇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其私耳王勿用之子胥知光欲害王僚乃曰彼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

師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政非以義救急不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于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

吳越春秋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夫子何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説乎專諸曰子視

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光既得專諸禮待之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有子四人長則光之父也季曰札最賢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宜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

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非用有力不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劒士以損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知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何意也光曰否也此社稷之言也惟委命於子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必

先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是甘
光曰好嗜魚之炙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
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
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于
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以觧殺建之過 吳越春秋
與左氏
稍異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史吳世家

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史吳世家

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史吳世家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子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于室吳越春秋

十三年春昭二十七年吳因楚喪伐之使其二弟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兵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專諸

託其母子于光也而兩弟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頓首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飲王僚使兵陳于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立侍皆持鈹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于炙魚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諸擘魚手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殺專諸鈹交于匈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上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史吳世家及專諸傳與左昭二十七年文小別）

吳越春秋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傭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絶吴後吴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吴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直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絶其後方今吴外困于楚内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于窟室中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

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自宮門至于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吳地記僚好炙魚非專諸炙不食公子光潛以百金令專諸進魚置匕首于炙魚中刺僚死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光出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光以位讓季札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也說苑至公篇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故曰延陵季子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聞之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史記伍子胥傳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内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五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闔閭

闔閭左傳閭作廬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䰟不血食蒙罪受辱来歸命于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于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

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逺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廪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以絶越也立閶門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以象

地戸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破楚門吳地記闔閭門高樓閣道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欲東幷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鐃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屬于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復使子胥習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名劔二枚吳越春秋　漢書雜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伍子胥十篇

吳地記　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四十二里

三十步小城周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絕越之故也

地志　泰伯城在無錫縣梅里自太伯至王僚並都于此闔閭自梅里始徙都于姑蘇（即今郡城）曰閶門者夫差以天門通閶闔故名曰胥門者子胥死請抉其目懸此門以觀越兵之入曰盤門者吳嘗刻木為蟠桃

以厭勝越或云水陸盤曲故名曰齊門者吳聘齊女女思齊而病乃起望齊門令女游其上

吳越春秋　干將者吳人也列士傳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劒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劒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劒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劒聞于王使

子作劒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劒得毋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劒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隂曰莫耶陽作龜文隂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聘于吳闔閭使掌劒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劒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嘆曰美哉劒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劒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

賞何以異於衆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舋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吴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于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吴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負子乃賞百金遂服之不離身

越絶書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劔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搜神記　楚干將莫邪為楚王作劔三年乃成王怒

欲殺之劔有雌雄其妻當産夫語妻曰汝若生男大告之曰出戸望南山松生石上劔在其背於是將雌劒往見楚王王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劔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戸望南山松生石上劔在其背子出戸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低石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劔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讎王購之千金兒亡去入山行

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悲耶曰干將莫邪子也客曰聞王購子千金子將頭與劔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王自往臨視之客以劔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巳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别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列士傳又云為晋君作劔若此等荒謬極矣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史吳世家

繹史　吳白喜即伯嚭也此書前曰白喜後曰伯嚭則似是兩人

楚之伯喜史作伯嚭來奔吳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吳王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郄宛按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昭二十九年楚殺其大夫郤宛

自是二人此以伯州犁郤宛為一人矣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俱非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于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王甚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宛信其言及王往大驚曰宛何為者無忌曰殆有篡弑之憂王急去之王大怒遂殺宛諸侯聞之莫不嘆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吳王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

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来將何以教寡人喜曰前人無罪横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来歸命惟太王賜其死吳王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内意

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吳越春秋

越絕書紀策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當作宗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于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功還以嚭為太宰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于是止說苑至公

吳王欲伐荆曰敢有諫者死舍子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乃懐丸操彈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王曰子來何露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螗蜋在其後也螗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黄雀之在傍也黄雀延頸欲啄螗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

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罷兵說苑

闔閭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父事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于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吴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于栢舉新序卷九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位慶忌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劒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

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將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也而汝也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

曰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便成也臣以為不仁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呂覽忠廉○博物志云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王僚鷹擊殿上

淮南子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

吳越春秋　闔閭二年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謀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討其子恐非天意吳王曰昔武王討紂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有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與謀吳王曰吾之憂者其敵有萬

人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也而有萬人之力王曰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臣昔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王曰辱之柰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于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有友人之喪

訢恃其與水神戰之勇也於友人喪席輕傲士大夫言辭不遜要離與之對坐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于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激色于我哉於是椒丘訢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于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

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耻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

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乃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故以聞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聞安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行怨言以無罪聞于天下遂如

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于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天下勇士豈可一日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

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于世何面目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于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地志　吳遣要離刺慶忌離乃殺妻子奔衛慶忌信之遂與渡江投慶忌於水即自殺冢在姑蘇閶門内

泰伯廟南

闔廬立三年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史吳世家

孫子武齊人漢書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

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

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欲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武死後百餘歲有孫臏　史孫吳傳

吳越春秋　三年吳王欲伐楚未即行乃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志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孫子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僻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可以小試乎孫子曰可可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

廻旋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髪上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望見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二姬吾所愛勿斬之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也孫子復撝鼓之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瞬目

二隊寂然無敢顧者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亦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會軍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

勞未可恃也

四年伐楚取六與灊（史吳世家）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貢而滅其交親乎吳王不然其言遂破檇李（吳越春秋）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於楚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楚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韓子內儲下）

吳越春秋　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于豫章取楚之居巢史伍子胥傳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豫章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

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于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以歸為質吳越春秋

九年左定四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

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于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六月敗吳兵于稷史伍子胥傳與左定四年傳少別

越絶書　楚世子奔逃雲夢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干鑿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答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捕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答墓不究也

吳越春秋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楚天下彊敵也臣與之爭鋒十亡存一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奈何伍胥孫

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于諸侯而唐蔡怨之深王必得唐蔡而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謀之唐侯使其子乾為質于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三戰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子無故與王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誰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栢舉闔

閭之弟夫槩晨起請于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楚師大亂敗走奔鄭吴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食吴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作澨五戰徑至于郢昭王廹于吴將亡與妹季芉出河濉之間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奔隨吴師遂入郢　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兵擊鄭鄭定公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公為何誰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女令于國有能還

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于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

闔廬興師伐楚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楚楚兵大敗走于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奔

郢而吳兵遂入郢史吳世家

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楚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庫盧西伐至於巴蜀北追齊晉令行中國呂覽簡選

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宫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呂覽用民

越絕書 闔閭問子胥曰敢問船軍之備何如對曰

船名大翼小翼突冐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冐者當陵軍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車之輕足驃騎也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韓子說林下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于柏舉大勝之至于郢郊五敗荆

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于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吴說苑指武

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隨百姓攜幼扶老而隨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復楚地淮南子泰族

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于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于堂谿為堂谿氏（史吳世家）

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于堂谿為堂谿氏楚

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史伍子胥傳〇詳左定五年

十月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

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吳越春秋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

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

即會之大敗夫槩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

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

夫槩師敗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欲殺夫

槩夫槩奔楚楚封之於棠溪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於淮澨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申包胥之秦求救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左作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若臣亡無日矣為賦無衣

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無厭王不憂隣國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焉若楚遂亡于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之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于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史記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

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

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吴

吳越春秋　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

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

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

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

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絶聲秦桓公素沉湎不恤

國事申包胥哭巳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野使来告急如
此七日桓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
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
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讐秦伯為之垂涕即
出師而送之
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
戰暴骨草野焉不收而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

衆存没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乗煙而起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者孫武曰吾以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以來未有人臣報仇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昭王反國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子胥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于此乞食于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死將

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地志溧陽縣有投金瀨即繫漂女飯子胥處

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于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自投于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吳越春秋　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

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

闔閭造之也諸將旣從楚還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

博物志　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于中流化爲魚今

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骨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膾

形

越絶書　楚昭王使使者報子胥于吳曰昔者吾先

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

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子大夫

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吳地記　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景公以女妻之終纍早亡每思家因號齊門後葬常熟海隅山隅一作虞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

龍沖天而去今號為母塚墳　又云海虞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廻六十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

吳越春秋　闔閭復謀伐齊齊景使女為質于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于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

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吳越春秋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吳王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今蘇州有鶴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列女傳

地志　閶門外鶴市吳王有女自殺王痛之厚其葬舞白鶴于市萬人聚觀遂使俱入墓閉之　齊門外吳王有畜雞城

吳越春秋　又闔閭有女哀疑是夫差女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王痛之厚葬于閶門外越記云闔閭葬女于其郭西名為三女墳女化為白鶴舞于吳市千萬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湖西二百步有流杯亭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

吳地記　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纔七十日不窮而返啟王曰初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内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于闔閭不識乃請孔子辨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并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

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靈寶要畧　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此洞庭禹書也

丘聞童謡云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

莊子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越絶書　闔廬宫在高平里

述異記　闔閭構水精宫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吴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

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說苑正諫

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日夜告于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者此計在君耳

伍子胥曰我入則決有頃闔閭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于絶後興于有嗣今太子不禄早失侍御王欲立太子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秦字衍闔閭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遂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國自治宫室立射臺于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長樂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䱸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大長洲斯爲闔閭之霸吳越春秋

十一年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鄀史伍子胥傳事見左定六年少異

吳越春秋 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蔿若左傳蔿若作鄀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

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史吳世家）

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事詳左定十四年少別）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史伍子胥傳）

越絶書吳地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吳地記云金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中悞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於今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改為滸墅劍無復獲乃陷成池今號劍池 地志秦始皇將發闔閭塚有白虎踞其上故名 皇覽冢墓記云闔閭墓鑄銅為槨

述異記 闔廬夫人墓中周廻八里別館洞房迤邐

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

使

韓詩外傳　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

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亡死越王

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

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六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夫差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吴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吴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寛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

必悔之吴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史吴世家

越絶書紀策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吴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溢與李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吴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吴也

昔者武王伐紂彗星出而興周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地志就李一名檇李城在浙江嘉興府城西南地産嘉李因名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里

越絶書記地句踐與吳戰于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者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士動揺士

衆恐懼人不自聊子胥見之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子胥喜曰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噬唇吸齒今越句踐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用種蠡計行成于吳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

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曰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吴其逆天乎吴王不聽遂許之浙江

越絶書請糴越大夫種謀曰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吴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于戰守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吴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求卜焉越王曰卜之道何若種曰君王

卑身重禮以請糴于吴天若棄之吴必許諾于是乃卑身重禮以請于吴吴將與之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且夫君王兼利弗取而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胥聞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

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吴王曰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絶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是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于人乎吴王曰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

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甚過吾君不知省也而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吴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于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

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以成名弗忍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人臣也辯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以求威諸侯以成富今我以忠辯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嚭毋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臣竭力以佐謀也因遜遯之舍使人微

告申胥于吴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吴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殆不然乎哉子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牛馬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吴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越粟申胥遯之舍歎

曰於乎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説不聽輔
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
邦門以觀吴邦之大敗也

越絶書紀策　子胥直言見踈范蠡聞之以為知數不
用知懼不去豈謂智歟胥聞歎曰胥聞事君猶事父
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
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
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

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吾前獲功後遇戮
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
吳越春秋　吳王坐于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
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
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
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
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
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

曰前日所見四人令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宫宫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宫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宫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夫差七年魯哀六年吳王闔齊景公死而大臣争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弗聽遂北伐齊（左氏此年無伐齊事）敗齊師于艾陵（左傳載夫差十二年）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齊魯之南（史吳世家又伍子胥傳）

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史吳世家）

史記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按此與呂覽小異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

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史吳世家）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十一年）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王乃引兵歸（史吳世家）

繹史　按春秋經傳齊景公卒悼公立四年弒簡公立艾陵之戰在簡公元年吳王勝齊還殺子胥史叙艾陵在景公死後而殺子胥在弒悼公前失考甚矣

淮南子　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吳越春秋　夫差十一年北伐齊齊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虚民人離散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乃還

吳越春秋　吳王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瘑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為疾之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

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德辛為九醜又與白虎並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

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于王前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于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于齊曰吳王聞齊有没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

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强仇于楚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

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劒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所患不憂此孤僮之謀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不覺寤吴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吾目于門以觀吴國之喪吴王不聽

越絶書請糴太宰嚭之交逄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

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㺒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矣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于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也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涕不對吳王曰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

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
離坐共謀懟然類欲害我君王申胥進諫類忠然中
情至惡内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
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
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
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
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
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胥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

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劒以布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在我猶心腹之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願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

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劒殺申胥髡

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

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

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不朝王孫駱

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

重乎王孫駱曰君王氣高胥之殺不與羣臣謀之臣

是以恐王曰我非聽嚭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

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士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王近駱如故

呂覽知化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與吳也譬若心腹之疾

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内也齊之於吴也疥癬之病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懼虎而刺猬雖勝之其患未央患虎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子胥曰天將亡吴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吴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袪

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夫差十二年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

史記伍子胥傳吴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吴而重實以獻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吴王吴王信之伍子

胥諫曰夫越心腹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兹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吴王不聽使子胥于齊通戰期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今見吴之亡矣汝與吴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改氏為王孫氏而還報吴吴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

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事與左哀十年校詳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

誅伍子胥遂伐齊

越絶書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

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

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

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說苑　正諫　夫差十一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用

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心腹之疾今信其遊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吴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吴之滅矣女與吴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于齊鮑氏而歸報吴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

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毁用事惟幸吴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吴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著之吴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吴也乃自刺殺吴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憐之乃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吳越春秋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于寡人吾將復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何如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子胥據地垂涙曰於乎哀哉遭此嘿嘿忠臣掩口讒

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吾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于鄭楚之界越

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仇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既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吴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十三年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立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吴宫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

争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吴今乃賜我死豈不謬哉吴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劒仰天嘆曰我死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亦得與龍逄比干為友遂伏劒以死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鴟夷榼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

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一作成濤激岸隨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髠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駱曰臣恐耳吳王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之誅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

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悷然悔殺子胥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于是不誅

越絶書 德序子胥賜劒將自殺嘆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

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葢吾之志也　吴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吴王來也泄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吴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吴王以為妖言使人捐子胥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閒音兆常在後世稱之子胥葢水僊也

論衡　夫差殺子胥胥煮之于鑊盛以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吳地記云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羣臣于江設祭置壇國人因為立廟

夫差師詰羣臣出國門祠子胥于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没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慼慼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新書　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絶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槁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嘷而入淵彘銜菹而失奥燕雀剖而蚖虵生食鑪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乃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

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

楸梧成林民歌曰梧宫秋吴王愁 述異記

地志蘇州府 靈巖山吴王館娃宫故地上有西施洞浣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 楞伽山一名上方山其北有吴王郊臺 胥山在太湖口吴王殺子胥于此

靈巖有響屧廊吴王建廊虚其下令西施步屧繞之則有聲

地志蘇州府 姑蘇臺在姑蘇山上一名胥臺闔閭築五年乃成 石城在常熟吴地志云越獻西施于吴王

王擇虞山北麓以石甃城為冶遊之所

地志_{松江府}五茸城華亭谷東吳夫差獵所

吳地記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黄坡

搜神記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

重年十九有道術女說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曰昔爾行之後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别後遭命奈何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没命黄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

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至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韓重求玉大王不許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

夫人閶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夫差北伐齊掘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濟是為

吳溝 吳越春秋

地志 山東即墨縣海濵有勞山相傳吳王夫差登

此得靈寶度人經 漢逄萌浮海隱此

吳越春秋 合越絕書 吳王將伐齊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

臺忽晝假寐于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

恬然悵焉乃召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一作惆）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有憂哉夢入章明宫見（恬一作惆）兩鑑蒸而不炊（一作炊而不蒸）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鋘一作鏵）殖吾宫牆流水湯湯越吾宫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横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

鋘殖宫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宫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宫女悦樂琴瑟和也前園横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吴王大悦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子陳之王孫駱曰臣智能鄙淺不能占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子公孫聖公孫一作王孫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移記往請公孫

聖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
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謂聖曰子何性
之鄙也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
嘆曰悲乎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
天不可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大君曰子以道自
達于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
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
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

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言其吉凶公孫聖伏地而起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于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悲哉臣聞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臣好直言不顧于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偉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鬲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大王

身死魂魄惑也兩鋘殖宫牆者越軍入吴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宫堂者宫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横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器用但為俑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于齊則可銷也使太宰嚭王孫駱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句踐國可存也身可不死矣吴王索然大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蒼天知吾之寃

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令吾家無葬我提我至深山中後世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人提之秦餘杭之山豺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數至飛揚汝灰骨肉糜爛汝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從句踐之師以伐齊

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史吳世家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氏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史吳世家

吴越春秋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吴王復伐齊闕闕與掘同為闌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黄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于王清旦懐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恠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

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縁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盈緑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螂夫黄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弾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志在黄雀不知空墖其旁闇忽墖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

抱德無欲于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吴悉境内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吴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吴國滅我吴宫天下之危莫過于斯也吴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吴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絶吴路敗太子友于始熊夷始當作姑通江淮轉襲吴遂入吴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

吴敗齊師于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吴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闔行而進吴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劒（闔閭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劒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劒）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髮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曰兩軍邊（國語作偪）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来告冠盖不絶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于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吴王躡左足與褐決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于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造趙鞅曰臣觀吴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吴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

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兩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

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

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于周吳為先老可長

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于是吳王愧晉之

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晉侯次

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黄池越聞吳王

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濟三江而欲伐之吳

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

承供貢僻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王相逐于中原天舍其忠國語忠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監于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緣江泝淮開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子執事周王荅曰父伯命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予一人則

兼受多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以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黃池息民散兵

越絕書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夫差乃違子胥之敎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嚭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

以南嘷以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
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
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
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
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鑑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
餘也見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
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
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

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說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賤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

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女子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鑩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傽偟

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鑑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感也見兩鏵倚吾宫堂者越人入吴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水流湯湯越吾宫牆者大王宫堂虚也前園横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吴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

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寃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

尅吳兵三月不去浮尸者不可勝數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史吳世家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以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危而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

不同于譚夫吾故不受其任也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新序卷七

吳越春秋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于檇李吳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

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與君為二君可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嘿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困不能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

餘杭山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走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悲哉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偉徨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王取子胥尸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得生瓜已熟掇而食之謂左右曰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

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且字疑悞至秦餘杭山謂太宰嚭曰吾嘗戮公孫聖于斯山吾畏天下之慚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敢有避乎王曰然曽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聲吳王止秦餘杭山太宰嚭上山呼公孫聖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曰寡人豈可返乎須臾越進兵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

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巳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既得返國上天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五以至于亡王知之乎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正言身死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輕而讒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反逆行無僭侈而吳伐之辱君

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吴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

句踐無罪恒使其芻莖秣馬比于奴虜大過五也越

王謹上刈青天敢不如命吴王曰今日聞命矣大夫

種謂越君曰仲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

殃越王敬拜曰諾令圖吴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

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

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吴王曰誠以今日聞

命言有頃吴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

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于人主願王急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五過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曰諾乃引劒而伏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伏劒

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繴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生不昭我明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吴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吴地記餘杭山別山卑猶今陽山越王使軍士人一隰一作累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合越絶書

二十三年魯哀二十二年越敗吴越王句踐欲遷吴王夫差于

甬東地志甬東今浙江寧波府翁洲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史吳世家

說苑正諫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越絶書請糴太宰嚭曰圖越惟以我拜為事王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拜請早暮無時太宰嚭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吴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請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廟廊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吴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吴自罷太宰嚭遂亡吴王率其有禄與賢良者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使范蠡殺吴王蠡曰臣不敢殺

主王曰刑之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而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吳王向日乃自殺也越王葬之于甲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　吳王不忍卒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之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

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邪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之知乎殺忠

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秣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絶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吴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劒仗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吴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吴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劒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絶吴之世　夫差冢在猶高西阜猶山越王使干

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

說苑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吳越春秋　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

修文御覽引今本無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

諸書不載西施所終翟去滅吳未遠此言當必有據

新序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

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

亡何待

雜録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懐九操弾遊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弾九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罷其兵說苑正諫

楚人伐吴吴使沮衞蹶融犒於楚師楚將軍曰縳之將

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楚人曰今楚將以女釁鼓其何吉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楚人因不殺　韓子說林下

吳地記　唐陸廣微撰

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周繇王不知何人豈即仲雍耶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

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叙吾立

叙吾在位三十八年兄處立

處在位三十九年侄壁羽立

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玄立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立

嬌在位二十四年姪鵵立

鵵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知濟豈即壽夢耶

諸樊缺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眛立

餘眛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

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

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夫差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為越所滅

以上計二十五王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